

# 古今图书馆比较研究浅谈

闫伟杰

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

**[摘要]** 图书馆是一个民族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,是个体提升综合品质的重要场所。我国图书馆从古到今发生了很多变化:建筑风格的变化从外在的视觉特征和直观感受上给读者启迪,文化取向的变化则引导我们对图书馆的发展进行反思,古今读者心理的对比让图书馆工作者更有针对性地找到努力的方向。整篇文章试图引导同行对“图书馆”三字,进行中国化解读:图书,即“河图洛书”的引申与简化,图书馆是传承人类永续智慧的地方,而非简单地储存知识与信息的场所。

**[关键词]** 图书馆;建筑风格;文化取向;读者心理;古今比较

**[DOI]** 10.12252/j.issn.2096-6288.2021.09.330

## 一、图书馆别解

提起图书馆,人们总是会联想起智慧与伟人。图书一词,由两个字组成,一个图,一个书。中华文化的源头,与“河图”“洛书”无法分开。河图洛书里,藏着中华民族最究竟的智慧。这也许是“图书馆”一词近代能在我国被广泛使用的原因。不过,在我国古代,藏书的地方并不叫图书馆,而是叫藏书楼、书院、藏经阁、殿、堂等名称。

无论如何,我们都应该对“图书”这两个字心存敬畏。我们现在提起“龙马负图”“神龟载书”的传说,心中仍然会升起一种难以言表的敬畏感。虽然我们很多人已经不清楚“河图洛书”究竟是什么,但内心深处仍然会升起一份神秘的向往与感动。这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摸不着看不见,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与行为。

闻名于世的老子,被普遍看做是周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。这一说法也许不够严谨,却表现出大众对图书馆的认知,往往与智慧链接在一起,最终把这种观点凝聚在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。文化是道的载体,图书是文化的载体,图书馆是图书的载体,走进图书馆,就等于接近了道。图书馆发展到现代,虽然很多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,但是这一点,我们不应该忘记。

## 二、古今图书馆建筑风格比较

随着时代的变迁,图书馆的建筑风格一直在发生变化。

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是“天人合一”。这在中国古代图书馆建筑上表现的淋漓尽致。比如明代图书馆“天一阁”,位于今天的浙江省宁波市,属于私家藏书楼。“天一阁”的取名,有多重含义。最浅显的意思是表达天人合一的思想,古语有“天一生水,地六成之”的句子,其实是在对河图的结构进行解释。从用意上,水作为哲学符合,有很多文化含义,比如,水能克火,而藏书楼最怕的就是火。“天一阁”在建筑风格上,很好地展现了“天人合一”的文化特点。

古代图书馆多数远离闹市,接近山林。天然怡人的环境,结合浑然天成的建筑风格,往往能让读书人快速安静下来。而安静放松的身心意识,才能透过书里的文字,感悟到字里行间所渗透的智慧。而这种智慧才是读书真正的意义。

近代图书馆,其建筑风格逐渐与古代有了差别。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市图书馆,由董大酉设计。他借鉴了西方的一些建筑元素,也保留了我国古代的一些建筑理念。采用钢筋混凝土建筑结构,主体4层,以简化的中华古典风格结合显著的西洋元素,形成了具有张力的建筑特点。图书馆中间设计了密集型的钢铁书架,周围配备各种类型的阅览室,收藏了不同种类的图书,为读者提供了方便。

现代公共图书馆多数位于市中心,便于民众到馆阅读图书。因此建筑上与中国古代图书馆比起来,更有现代气息,古典味道逐渐淡化,更多的注重实用性和普适性。如今,现代化较强的图书馆在建筑上,除了有借阅图书、查询文献资源等基本空间外,还有各种展厅、学术讨论厅、陈列厅、报告厅等空间。在建筑模块上,大多采用集中的矩阵型模块,以突出其开放性和连贯性,更好的进深,让读者有更强的融入感和多点渗入感。有些图书馆还设计了一些辅助空间,比如小型音乐吧、咖啡馆、快餐屋、微型剧场等,这可以为各种年龄段、各种文化背景、各种需求的读者提供更广泛的阅读环境。在体现现代文明广泛的包容性的同时,又能兼备图书文化育人的本位功能。

图书馆建筑风格的变化,很难确定地说是好还是坏。因为好坏都是相对的。不过这种变化,毫无例外地打着时代的烙印,表达着时代、区域、人群的具体特点和独有的风采。当我们使用与时俱进的观点看待图书馆建筑风格的变化时,不应该忘记的是,蕴含在图书馆中不变的智慧,执古之道,以御今之有。从变化中寻找不变,在不变中体会传承了千万年的智慧源流。有形的建筑是为了承载和彰显内在的无形文化,而中华文化的源头,在于以河图洛书为符号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基因,明了和传承这种精神,应该作为古今图书馆不变的根本意义。

## 三、古今图书馆文化取向比较

远古的中华祖先对天地万物有着深刻的认识,以至于到今天,中外不同领域的精英人士在了解到中华远古智慧后,都表现出深深的叹服,纷纷把这些智慧运用在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中,往往取得很好的效果。我国古人自从有了文字之后,慢慢就有了对文明的记录和积累,从最初的龟板、兽骨记载,到各

种铭文，再到后来的竹简、帛书、纸书，一直到现代的电子书。

在图书载体演变的过程中，图书馆自身的文化取向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。我国最早的图书馆出现于周朝，并在周朝形成系统的图书馆体系和藏书制度。这些制度体系的存在，为中华文明的兴盛传承，起到了不可思议的作用。老子、孔子、诸子百家的诞生，与周朝的图书馆制度密不可分。这在根本上源于周朝图书馆的文化取向。虽然周朝图书馆看起来只有少数人才有机会使用，但是由于周朝的领导阶层智慧与德性较高，才让周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延续时间最久的一个朝代。从图书馆角度看，周朝图书馆承载的文化取向是保存、承载和传承道统和智慧，是让人的思想从低维上升到高维，从繁琐变简单，叫做大道致简。

现代图书馆已经进入智能化管理时代。在信息爆炸不断加剧的大环境下，图书馆学的发展也遇到了瓶颈。有数据显示，现在全世界一天新增的数据量相当于7000个美国国会图书馆储存的数据量。作为情报服务机构的图书馆，面对这么庞大而快速增长的信息量，即便是进行所谓的智能化管理，也会让人的大脑应接不暇。客观上，一方面图书馆体系管理和智能水平在不断提高，另一方面，读者越来越失去读书兴趣。而听书却变成了新的吸收知识的方式。于是，以“樊登读书会”为代表的机构应运而生。这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图书馆在读者心中的地位。有人把“樊登读书APP”称作是移动图书馆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现代图书馆文化取向是传递更多的和信息。

图书馆应该让人变得越来越有智慧，这与人们的普遍直觉是吻合的。古代图书馆尚可以通过较少量的图书让人变得更有智慧，因此，周朝图书馆造就了老子这样极高智慧的圣人。而现代图书馆的知识和信息储存量虽然快速增加，但是智慧含量正在变得越来越稀薄，以至于要产生有老子智慧千万分之一的人都十分困难。

#### 四、古今图书馆读者心理比较

古代图书馆读者由于人数较少，因此读者类型比较清晰，基本上集中在上层社会。被称为“南宋中兴四大诗人”的官员、文学家杨万里，由于嗜好读书，也成了一个藏书家。他有很多爱读书的朋友，其中一位叫尤袤，也有自己的家庭图书馆。尤袤曾经对杨万里说“我抄的书卷有很多了，我把它们摆在一起欣赏，饥饿的时候我读它们可以当成肉，寒冷的时候我读它们可以当成棉衣，孤独的时候我读它们可以当成朋友，忧愁的时候我读它们可以当成音乐”。这两位都是高官中有名的藏书家和读书人。明代中后期的胡应麟，则是一位布衣，一生爱好读书，并以书会友，无论贵贱。胡应麟爱好读书也是深入骨髓，他说“我一生没有其他嗜好，唯独嗜爱书，饿了当饭

吃，渴了当茶饮，诵读当音乐，看书就像见西施，忧伤的时候借读书来释怀，愤懑的时候借读书来平复，病了借读书来恢复健康”。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古代读书人无论地位高低，都对书有着深刻的感情，把书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。

现代的图书馆读者类型众多，种类复杂，人群覆盖面较广。但是总体来说，对书的热爱程度远远低于古人。受信息化时代影响，现代读者大多喜欢浅阅读、碎片化阅读。这种读书方式的背景是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和高强度的精神压力。读书的媒介，除了一部分人在特定时间内到图书馆内阅读纸质图书外，更多的时间是通过智能设备终端采用电子屏阅读。阅读实用的工具书是很多读者的选择，因为这种书读了马上能用，获得感强。这种读者读书的功利性较强。较强的功利心也常常催生阅读焦虑，有很多读者在图书馆翻了很多书，也没有找到想看的书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明确，相反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阅读目标不明确。这也是“治愈系”图书馆诞生的读者基础。也有很多读者把图书馆当成放松身心的好地方，放下生活的烦恼、工作的紧张和社会的无奈，到图书馆找一个安静的角落，捧起一本与功利无关的书。这个过程和情景，很像是某种仪式，让自己能比较快地安静下来，梳理凌乱的内心，降伏喧嚣的情绪。还有一些家长，会在周末和节假日带孩子到图书馆，通过阅读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。近些年诞生的一些儿童图书馆和绘本馆，就是这种社会需求推动下的产物。还有些人买了很多书，但是长期滞留在书架上，很少翻开。很多研究者认为，这种情况只能算作读书泡沫，并不是真正的阅读。仔细分析后我们发现，这是读者对纸质图书的热爱，是对图书馆潜在的需求。

#### 五、结语

我国的图书馆从周朝开始，延续3000多年发展到今天，一脉相承地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道统。虽然古代与现代的图书馆建筑风格、文化取向和读者心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但是在这种变化的背后，也存在着不变不灭的精神传统。这种精神护佑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不断奋斗、不断反省，虽遭受过种种历史苦难，目前也依然面临着种种挑战，但是这种智慧一直给予我们启发与力量，让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，长久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，今后我们的图书馆发展方向应该逐步从西化的风潮中苏醒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找到我们自己的文化定力，重新寻回中华智慧源头“河图洛书”中蕴含的深厚的文化自信和发展动力。

#### 参考文献

- [1] 王爱珠. 话说古今图书馆[J]. 海内与海外, 2006(04): 54-55.
- [2] 赵宏峰. 古今图书馆漫谈[J]. 赤峰学院学报(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), 2013, 34(08): 194-195.